



# 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รื่อง “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ยาว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 《论泰国华文长篇小说》

ศศิวิมล เรียงทับ 陆碧霞\*\*

### บทคัดย่อ

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ยาว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ท้องถิ่นค่อนข้างโดดเด่นกว่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ๆ ในภูมิภาคเอเชียตะวันออกเฉียงใต้ ซึ่งมีการสอดแทรกวัฒนธรรมไทยมีเอกลักษณ์ที่แฝงศิลปะ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ไทยอย่างโดดเด่นด้วย 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มีจำนวนมาก 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แถบเอเชียตะวันออกเฉียงใต้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เหล่านั้นปรับตัวเข้ากับสังคมไทยได้เป็นอย่างดี 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จีนเข้าสู่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ตั้งแต่สมัยสุโขทัยและเกิดการ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และมีการพัฒนา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

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ยาว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เป็นสาขาหนึ่งในวรรณคดีจีน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เกิดความนิยมสามระลอกและได้รับผลสำเร็จเป็นอย่างมาก 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การ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ผลงานประพันธ์ทางด้านนวนิยายทุกประเภทจึงทำให้นวนิยาย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เป็นผลงานที่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นิยมมากยิ่งขึ้น

หลังสงครามโลกครั้งที่สองสงบ มีผลงาน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ยาว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ออกมา เช่น เหยาว่านต้า “สุภาพบุรุษเคี้ยวหมาก” เฉินติง “สาวซ่าเฟิง” เป็นต้น ผลงานของถ่านเจิน “บ้านในเมืองกุเขา” เป็นต้น ปี 1956 หนิงฉางโหย่ว และ เซินอ้อเหวินรวมเจ็ดคนร่วมกันเขียนนวนิยาย接龙小说《破毕舍歪传》，ชีวหลิง เรียบเรียงเรื่อง《曼谷公园》ลงตีพิมพ์ ปี 1964 อี้ฝ่ายกับ ผู้เขียนอีกเก้าคนร่วมกันเขียน นวนิยายที่สะท้อนชีวิตความเป็นอยู่ของคนไทยในกรุงเทพฯ คือ เรื่อง เยาวราชในพายุฝน

หลังจากนั้น 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ยาว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มี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และพัฒนา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ศตวรรษที่ 20 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ยาว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เริ่มมีการขยายกว้างและมีการรวมกลุ่มนัก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 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ยาว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พัฒนาไปในแนวทางใหม่ๆ เนื่องจากรากฐานผลงานกับพื้นฐาน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ชีวิต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ผสมผสานกับ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ท้องถิ่น

\*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บัณฑิตวิทยาลั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 มหาบัณฑิต 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รุ่นที่ 2



จึงมีรูปแบบโดดเด่นขึ้น ใน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เล่มนี้ ศึกษา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พัฒนาทางด้าน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ยาว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รวมถึงวิจัยสังคมในศตวรรษที่ 20 นวนิยาย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ส่วนใหญ่จะบอกถึง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ตัวละครและผลที่รับในตอนจบด้วย

งานวิจัยฉบับนี้ ผู้วิจัยศึกษา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ยาว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จากหนังสือที่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ด้เขียนขึ้น มีการสอดแทรกวัฒนธรรมและสังคมไทยไว้ โดยใช้มุมมองขอ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มาศึกษาค้นคว้าชีวิตความเป็นอยู่ของคน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ว่าชาวจีนสามารถปรับตัวให้เข้ากับสังคมไทยได้เป็นอย่างดี

ผลสรุปของการศึกษา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ยาว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พบว่า มีการแพร่หลายของ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ยาวไม่แพร่หลายนัก เนื่องจากกลุ่ม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ยังมีจำนวนน้อยและผู้ที่มี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ทางด้านภาษาจีนยังมีจำนวนน้อย นวนิยายภาษาจีนที่ปรากฏ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ส่วนใหญ่จึงเป็น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สั้นหรือกลอนสั้นมากกว่าที่จะเป็น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ยาว

**คำสำคัญ :**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นวนิยายขนาดยาว 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ยาวของ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 สาวสำเพ็ง เขาวราชในพายุฝน

## 摘要

东南亚华文文学中，泰国华文文学比其它华文文学，较本土性。泰华文学既不同于中国文化，与泰国文化大同小异，是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有着独特文化内涵和文化取向的文学艺术。在东南亚各国中，泰国华侨数最多，泰国华人与泰国华人最能融合社会。泰国是接受中华文化较早的国家，在泰国的第一代王朝，就有中华文化进入泰国。中国传统文化与泰国文化进行了融合的很好的，并且在交融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革，由此而创造了新的文化形式——泰国华文文学。泰国的华文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泰华文学是中华文学的一个支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泰华文学产生了三次潮流，这都使泰华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小说创作方面，也使泰华文学始终向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的。

抗战胜利后，有许多的华文作品横空出世，例如，姚万达的《一个嚼槟榔的绅士》、陈竹的《三聘姑娘》、等。谭真的《座山城之家》等等。1956年，倪长游、沈逸文等人合作写成第一部长篇接龙小说《破毕舍歪传》，在丘陵主编的《曼谷公园》上发表。1964年，亦非等9人联手写了一篇反映曼谷下层华族人民困苦生活的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



此后，泰华文学自身不断地在改变、发展，也在不断地成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泰华文学开始大规模地走出湄南河，融入世界华文文学大家族中，经过不断地磨合，总于泰华文学立足本地，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这个时期的泰华文学本质上还是中国文学在泰国的延伸与发展，但由于作品植根于泰国的生活土壤，揉进了异域的文化基因，其风格特色已与启蒙时期的泰华文学略有差异。在此篇的论文主要研究目的是研究在泰国，泰华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本研究得出这样结论表达的思想与成就。

本论文是泰国华文长篇小说，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华人的作品表达在泰国文化和社会的干涉。用文学的研究和在泰国，中国，人民生活能适应泰国社会以及人们的研究视野。

泰华长篇小说的研究中，作为这样一个普篇的研究结果却并不多，集团可能是由于在泰国华人很少，中文的能力也少。文学，在泰国似乎多数是一种短文学或躺在文学，而不是长篇小说。

**关键词：** 泰华文学, 长篇小说, 中国海外长篇小说, 《三聘姑娘》，《风雨耀华力》

## 论《泰国华文长篇小说》

泰国华文文学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五四”运动影响的不断深入，华文文学逐渐发展。当时在泰国的华人知识分子大多来自中国，他们并没有将自身融入泰国社会，而是更多地受到中国政治风云的影响。这一批作家以新文学为武器，在1925-1927年间，在华人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歌及散文，将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使新文学在泰国扎下了根。

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泰华文学经历了一个适者生存的磨合时期（1945—1955）。抗战胜利后的两三年间，泰国的华文学校相继复校，华文报

刊也相机而动，或是复刊，或是创办，激活了沉寂的文坛，吸引了许多新老作家，拿起笔来进行创作。活跃在这个时期的作家，有本地土生土长的华裔，有在泰国出生，后到中国、香港求学或工作而返回泰国的，也有因国内战争而南下定居者。这种作家构成，为泰华文坛充实了新生力量，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军事的封锁，而中国也开始了闭关锁国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泰国也投入西方阵营，反左派政策日渐雷厉风行”。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泰华文坛发生了一场关于写什么的讨论。一些回归和南下的作家，强调泰华文学是中国文学运



动的一个支流，文学创作应该“面向祖国”，表现祖国情结，抒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天涯羁旅，不胜落寞的情怀。另一些本地土生土长作家，在进入50年代后已经成熟，“在思想感情上和写作的题材上都倾向当地化”，主张为适应时局形势和读者要求，文学要表现“此时此地”的生活。尽管双方各持己见，各有所据，然而时局所囿，以怀乡思绪描绘故国风物为主要题材的“面向祖国”的侨民文学已不为主流社会所青睐。这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泰华文学开始立足本地，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这个时期的泰华文学本质上还是中国文学在泰国的延伸与发展，但由于作品植根于泰国的生活土壤，揉进了异域的文化基因，其风格特色已与启蒙时期的泰华文学略有差异。

这个时期，虽然小说、诗歌、散文都呈现出繁茂的景象，但以小说创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创作成绩最为突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陈衍（林青）的长篇小说《三聘姑娘》、巴尔的中篇小说《禁区》和谭真的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及其续篇《座山成之家》等。

陈衍的《三聘姑娘》于1954年6月开始在《半岛文艺》杂志上连载，前后八期，后又印行单行本。这部小说写的是曼谷最古老的唐人街——三聘街的兴记号老板的三个女儿的故事。大女儿宝珠，是个传统的女性。由于父亲宠爱姨太太，她

和母亲一直处于被压抑的境地，因而使她的性格在温柔敦厚之外，还有着逆来顺受、抑郁寡欢的特征。二姑娘秀珠和三姑娘佩珠都是姨太太所生，也都受到父亲的溺爱和娇纵，但是秀珠因为在洋学校读英文，接受了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思想洋化而且浪漫，将自己的婚姻视为追逐金钱的筹码，险些铸成大错。而三姑娘佩珠受到新中国思想观念的影响，对生活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思想开朗、乐观热情，是作家着力塑造的进步青年的形象。小说发表后在泰华读者群中反响很大。这是因为“一方面，它顺应了当时青年读者追求进步，向往新社会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它通过对三聘街这一古老华人社会的解剖，表现了泰华社会的深层心理结构，以及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所反映出来的骚动、裂变和发展态势，使华人读者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如果说《三聘姑娘》表现的是纯华人世界的生活，那么巴尔的《禁区》和谭真的《一个坤銮的故事》及《座山成之家》，则是着眼于中泰人民的文化、血统和经济关系的水乳交融的世界，以较宽的生活幅面，反映了泰华社会的商场动态，中上层人士的人生际遇，以及中泰合璧家庭的悲欢故事。除此以外，还有陈衍的《火里红莲》、天风的《遥远的路》等。这些作品的问世，反映了泰华文学在磨合时期表现“此时此地”的最佳成果，标志着泰华文学已开始“落地生根”，融进了异域色彩。



《三聘姑娘》问世的时候，对泰华读者起过广泛的影响，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顺应了当时青年读者追求进步，向往新社会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它通过对三聘街这一古老华人社会的解剖，表现泰华社会的深屋心理结构，以及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面所反映出来的骚动，裂变和发展态势，使华人读者能便深刻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

修人的长篇小说《一个坤崙的故事》具有浓郁的潮汕文化意蕴和佛国的美好传统，它不但是描写老一辈海外华人艰苦创业的写照，也是中泰文化融合的德代表佳作。

《一个坤崙的故事》中所反映出的旅泰华人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文学的视角来探讨这种民族融合以及其创业史。本论文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化学，民俗学，美学与语言学等方法对该小说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破毕舍歪传》和《风雨耀华力》两部集体创作的长篇接龙小说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泰华文坛摆脱了过去侨民文学的影子之后应运而生重要作品。它们各以独特的风姿、特殊的历史地位在泰华文学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

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和军事的封锁，中国不得不实行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闭关锁国政策，中泰两国断绝了正常的来往，更不要说文化交流了。加上1955年中国政府在万隆会议上宣布不再承认华侨的双重国籍，泰国华侨于是纷纷加入泰籍，落地生根，从形式到意识都彻底认同于泰国，泰华文学也因此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此外，1958年泰国政局变动之后，大批泰华文化人锒铛入狱，华校被封华文报刊书籍都被查收，取缔，泰华文坛一时万花纷谢，濒临凋敝的境地。加上这时泰国社会已开始。加上这时泰国社会已开始趋于商业化，社会逐渐由半殖民地化向商品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泰华作家为了生存，不得不纷纷笔从商，泰华文坛的处境更是举步维艰。然而《破毕舍歪传》和《风雨耀华力》这两部长篇接龙小说却在泰华文学式微的境况中脱颖而出，以描绘此时此地现实主义手法为建设真正具有泰华特色的泰华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部长篇小说的诞生，是在泰华文学处于极为艰难困苦的境地之下挺立起来的两棵苍松，傲岸于风雪产寒之中，其意义和历史地位是远远超出小说本身的。

《破毕舍歪传》于50年代末以报纸连载的方式出现，后来才以单行本问世，曾被曼谷某华校改编成话剧演出。《破毕舍歪传》沿袭泰华文学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以喜剧的形式，讽刺的笔触描写了一位出身于一家大纱布行的“阿舍”



即公子哥儿因沉湎于女色，整日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又不懂理财，终于把父母辛辛苦苦建立来的基业毁于一旦，弄得加破人亡，抛弃妻子，以至于投靠无门，沦落街头，成为近于小偷乞丐的“破毕舍”，而后再历经劫难，几经奋斗终于获得新生的故事。

《风雨耀华力》是继《破毕舍歪传》之后问世的姐妹，前者描绘的是50年代以曼谷为背景的泰华社会众生相，后者则着重以60年代初期曼谷的耀华力路为背景，通过一对台南华裔青年到曼谷寻找职业，流落在耀华力路求生，拼搏，奋斗的艰幸历程，反映了60年代初期商品经济历史潮流开始涌向泰国是泰华下层民众风风雨雨的生活，刻画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是泰华60年代社会生活的缩影。

耀华力路是泰国最繁荣最有代表的唐人街，在那一公里左右的街道上，高楼林立，酒绿灯红，既有华侨大老板开办的公司，大商行，有华文书店，粤语戏院，

也有中国风味十足的饭馆，茶楼，还有西方风味的酒吧间，夜总会，真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然而，在这繁华的高楼大厦背后，也有一排排低矮肮脏的平房陋巷。小说以此为背景，就自然而然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幅60年代初期泰华社会的生动画面：梨园掌故，赌场风波，蓝狱内幕，读笑生涯以及围绕着耀

华力路发生在小说主人公身边的各式各样人物的甜酸苦辣和悲欢离合。

泰华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分不开的。靠中国文学的支持有利于扩展海外泰国华文文学的研究，使泰国华文文学能更深一层发挥出优良成绩。

## 泰华长篇小说的发展

进入50年代后已经成熟，“在思想感情上和写作的题材上都倾向当地化”，主张为适应时局形势和读者要求，文学要表现“此时此地”的生活。尽管双方各持己见，各有所据，然而时局所囿，以怀乡思绪描绘故国风物为主要题材的“面向祖国”的侨民文学已不为主流社会所青睐。这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泰华文学开始立足本地，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这个时期的泰华文学本质上还是中国文学在泰国的延伸与发展，但由于作品植根于泰国的生活土壤，揉进了异域的文化基因，其风格特色已与启蒙时期的泰华文学略有差异。

这个时期，虽然小说、诗歌、散文都呈现出繁茂的景象，但以小说创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创作成绩最为突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陈衍（林青）的长篇小说《三聘姑娘》、巴尔的中篇小说《禁区》和谭真的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及其续篇《座山成之家》等。



1965 年以后，或因政局变化，或因经费拮据，一些华文报刊被迫停刊，使许多作者失去精神上的依靠，只得弃笔从商，另寻出路。从此泰华文坛由盛而衰，沉寂了几年。

1975 年7月，中泰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由于两国都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使得两国的政治交往频繁，双边贸易增长很快，政治经济关系都有很大进展，这就给泰华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从泰国社会看，70 年代后期泰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较为稳定，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对华文报刊采取宽容的态度。尤其是外国投资不断涌进，使泰国的各行各业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在泰国的五千万人口中，华人血统的人约占五分之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他们身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他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之后，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从而为泰华文学的复兴提供了发展空间。从文学自身看，中国大陆文学的开放，促进了泰华文学与大陆文学的联系与交流；80 年代台湾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也使泰华作家受到一些激励。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文学自身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泰华文学经历了70年代后期几年的物质和精神的准备阶段，到80年代中期就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1975—2000）。这是泰华文学的“黄金时代”，直到本世纪末仍未减其锐势。

标志着泰华文学进入新的发展格局的，是建立了文学团体，活跃了文坛气氛。30年代的泰华文坛建立过一些文学社团，在团结作者，繁荣创作方面，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文学社团举步维艰，被视为畏途。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中泰两国文化交往日益增多，使泰华作家感到应该建立自己的团体。于是，在1983年春由方思若牵头，以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创作集体为基础，并联合其他文友，组成“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筹委会”，推举方思若为会长。1984年4月12日“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在曼谷召开会员大会，宣告正式成立。会上选举出十五个执行委员，方思若蝉联会长，林长茂、岭南人、韩牧为副会长。泰华写作人协会自筹备之日起，就显示出很大的凝聚力，不仅吸收了许多辛勤笔耕的作家，而且还把辍笔多年的作家团结起来，壮大了创作队伍，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活动。该会于1990年5月更名为泰华作家协会，如今已历九届，会员达一百四十多人。现任会长司马攻，副会长梦莉、姚宗伟、胡惠南、陈博文。除此以外，还有“泰华文艺协会”、“泰商文友联谊会”、“泰华诗社”、“泰中学会”、“泰国文学艺术会”等。这几个文学团体的规模大小不等，会员也有交叉，总计会员约有三百多人，在文坛上很活跃，并经常发表作品的有七十余人。但队伍最大、实力最强、



机构健全、联系面广，为泰华文学发展贡献较大的，当属“泰华作家协会”。

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了相互的了解。自泰华作家协会成立以后，就很重视对外的文化联络工作。1987年他们组织了以方思若、司马攻为正副团长的访华团，走出了湄南河，访问了北京、广州、香港，揭开了文学交流的序幕。此后，他们多次应邀出席中国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加强文友联系，切磋创作经验。他们还出席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活动和“第一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打破了闭塞的局面，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信心。自1986年以来，中国作家代表团先后六次访问泰国，台湾诗人痖弦、余光中、林焕彰、评论家李瑞腾及香港诗人犁青等也先后来泰作创作交流，对泰华文学的焕发新的生机都起着激励的作用。近十年来，在曼谷相继举行的“世界诗人大会”、“第二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第四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汇聚了世界各国的文学精英，传播了全国各地华文文学信息，文友们互相切磋，互相砥砺，活跃了泰华文坛，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

泰华新移民日渐增多。自80年代后期以来，大约有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二十五万新移民在泰国定居。这些新移民不乏文学才俊，而且有的已

崭露头角，如晓云、陈雨等。从目前看，他们具有较好的文学根底，但他们刚刚在泰国立足，还没有完全溶入泰国社会，对所处社会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及民族个性，还鲜少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们的作品，虽然写的是泰国的生活，但是总给人一种隔膜感。不过，待得他们事业有成之后，他们将与老移民及其后代组成一支不可小觑的生力军，共同缔造泰华文学的美好未来。

## 泰华长篇小说的思想内容

批泰国作家喜欢在长篇小说描写移民至泰国的华侨华人的生活，以泰国耀华力路、三聘街等为小说的背景，内容描写泰国华人社会中的故事，揭示人的生存景况，反映不同时代的华人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如《牡丹花最后一瓣》、《泰国的来信》。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还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华人对泰国原住民的思想冲突。如牡丹的《南风吹梦》。

这一批长篇小说的题材，都来源于泰华社会的实际生活，在当时泰国经济、政治和华侨华人政策的大背景之下，针对人们所关心的社会现象和家庭问题，进行艺术概括，特别是着力于描绘华侨社会有代表性的新老两代人物的精神风貌、人生坐标，或褒或贬，颇具功底和力度。广大读者从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代代华侨华人在泰国荒原上披星戴月、流汗洒血的创业艰辛，可以目睹到





泰华社会中下层人士悲欢离合的遭遇和寄人篱下的心态，可以倾听到鞭挞黑暗现实与呼唤正义良知的呐喊，可以体会到作家们对华侨社会封建迷信的危害和世风日下的批判与痛惜。

50 年初，泰华报纸曾连载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在当时颇引起轰动。作者修人（他的另一部名作《座山城之家》则署名谭真），原名许业信，当时在曼谷一家商店当“心贤”（会计）。据他后来回忆，他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坤銮，是概括了许多潮人企业家的发家事迹后写出来的。小说在报纸上逐日刊登时，还曾有一位朋友认为是写其祖父呢！

《一个坤銮的故事》最大的成功，便是通过郑通形象的塑造，把潮汕人的敢于拼搏精神和开拓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郑通屡仆屡起，艰苦卓绝，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这是他获得成功的基础。而在他开始赚钱之后，又有两次重大转折，一次是接受“波立（警察）头”乃盛的建议，创设一家酒铺，另一次是承包皇家酒税、烟税。两次转折关头，他都是投入全部资金，孤注一掷，破釜沉舟，这才取得了一次比一次更大的成功，表现了他的胆识和冒险精神。虽然在泰国潮人中，像郑通这样获得成功的，毕竟是少数，但潮汕人具有冒险精神和拼搏精神的，却十分普遍。小说中的郑通，只是这种精神的典型化而已。

这长篇小说，把一部老一辈泰国华人与泰国人民患难与共的筚路蓝缕的创业史和文化交融史献给了泰华文坛，为泰华文学向“此时此地”的本土化转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起来说，泰华文学中描写这种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的作品还不算多。如能有更多的作家注意收集这方面的题材，把潮人先辈梯山航海、筚路蓝缕的奋斗事迹加以典型化，写成文艺作品，将成为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对于教育后代，也会起很好的作用。

《三聘姑娘》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泰华文学中颇有影响。小说以曼谷古老而繁华的唐人街——三聘街为背景，通过对兴记号老板一家悲欢离合的描述，尤其是对宝珠、秀珠、佩珠三位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示了在封建传统观念、西方风气和新中国进步思想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的融合与冲撞下，泰华社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尤其是广大青年女性跌宕起伏的命运。

《三聘姑娘》问世的时候，对泰华读者起过广泛的影响，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顺应了当时青年读者追求进步，向往新社会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它通过对三聘街这一古老华人社会的解剖，表现泰华社会的深屋心理结构，以及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面所反映出来的骚动，裂变和发展态势，使华人读者能便深刻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



潮人作家作为世界华文文学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人数量和很长时间的歷史，潮汕文化在泰国的华人社会中也占主导地位，大多泰华作家是来自潮汕地区、在潮汕生活过，所以在他们作品中无论是表现了明显的潮人的心态。

耀华力路是泰国曼谷最繁华的唐人街，是泰国华人（大多数是潮人）聚居的地区。小说以泰南两位潮裔青年李俊和鸭脯来到曼谷谋求发展的经历和遭遇，描写耀华力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反映泰华社会的现实，小说中潮州方言的对话，潮汕的饮食习惯（如炒？面条、白粥、工夫茶），泰国潮剧的兴衰和掌故……扑面而来的与唐山无异的潮汕风情。然而，构成这部长篇小说的浓厚的“潮味”的，主要还不是这些外在的表现，而是更为内在的浸透着潮汕文化精神的人情味和互相帮助、无私无悔的乡情乡谊。李俊和鸭脯这一对难兄难弟，从人生经历和性格来说有很大的差异：李俊读过书，文化水平较高，鸭脯文化水平很低，从小就在野孩子群中打滚，在底层社会接受人生的历练；李俊文质彬彬，脸皮薄，缺乏社会经验和应变能力，鸭脯精灵，乐观，随遇而安，社会阅历丰富，同时又带点儿闯江湖的狡猾，但不管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是如何的不同，他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对友谊的忠贞和舍己为人的品质。尽管他们穷得叮当响，经常借债，到处受尽白眼，但他们在感情生活上是富有的。

他们相濡以沫，互相扶持；他们拥有许多有钱人所缺乏的同情、理解和爱。围绕着他们在曼谷的求职、碰壁、被骗以及恋爱和生活，作者努力写出唐人街的人们对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以及他们对友情的反馈，画出一幅展示人情美的乡土风情画。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赌场“牌龙”何清给他们提供住处，“头手罗”和“包老爷”帮他们寻找职业，“万事通”和沈淑芳帮助成全李俊和杏妹的恋爱……当然，李俊和鸭脯也力所能及地对他们的帮助给予回报。小说的反面人物“厝主奶”尖酸刻薄，唯利是图，嫌贫爱富，甚至出卖女儿，是个人见人憎人物，即使是这样的人，当她有难的时候，周围的人仍然伸出援助之手。最后为了让她醒悟，又煞费苦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使她幡然悔悟。整部小说所表现出来的人情美和人性善，虽不免有劝世和理想化的成分，但这种源于潮汕文化的互爱互助和人情味，在海外潮人中是普遍存在的。海外潮人中的成功人士比比皆是，如果离开了乡亲间的互相帮助，那么成功将是不可想象的。

抗战胜利后，连啸吟主编的《光华报》首次登载了本地背景的连载小说《风雨京华》。此后，泰华长篇著作相继问世，如1953年出版的姚万达的《一个嚼槟榔的绅士》、陈汀的《三聘姑娘》、谭真的《座山城之家》等等。1956年，倪长游、沈逸文等7人合作写



成第一部长篇接龙小说《破毕舍歪传》，在丘陵主编的《曼谷公园》上发表。1964年，亦非等9人联手写了一篇反映曼谷下层华族人民困苦生活的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泰华文学语言全面转向本土，有大众化、通俗化的倾向，出现不少潮汕方言，吸收了现代泰语语汇。同时，少数作家如陆留、落叶谷等坚持文学语言的精雅化。

这一批长篇小说的题材，都来源于泰华社会的实际生活，在当时泰国经济、政治和华侨华人政策的大背景之下，针对人们所关心的社会现象和家庭问题，进行艺术概括，特别是着力于描绘华侨社会有代表性的新老两代人物的精神风貌、人生座标，或褒或贬，颇具功底和力度。广大读者从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代代华侨华人在泰国荒原上披星戴月、流汗洒血的创业艰辛，可以目睹到泰华社会中下层人士悲欢离合的遭遇和寄人篱下的心态，可以倾听到鞭挞黑暗现实与呼唤正义良知的呐喊，可以体会到作家们对华侨社会封建迷信的危害和世风日下的批判与痛惜。

潮汕方言是汉民族语言的地方分支，为广东潮汕地区人们所使用，具有地域特色。在泰华文学作品中适当地运用潮汕方言不仅能使表达习惯富有新鲜感，还能传达着一份份特殊的情感。像“破毕舍”一词，其中“毕”是一种长方形的铁

制煤油箱，“破毕”即破漏的煤油箱，“舍”为少爷，整个词被形象地引申为破家少爷；“鸭脯”意为烤干的鸭，形容其瘦。这种根据职业、习性、绰号特征取名的词汇还有“卖菜婶”、“力落兄”、“乌乌婶”。

泰国潮人作家喜欢在作品中杂用潮汕方言，一方面是为了本地人读起来更加感到形象、生动、贴切，另一方面也与读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有关。泰国的潮人先辈多数是文盲，他们的后代虽然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但由于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华文水平实际上也不高，因此，在作品中掺入一些方言土语，也就成了一种权宜之计。

## 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华族文学社团不仅重视出版文学刊物，还加强同国外作家读者的交流，以活跃文坛气氛、扩大影响。其间，不断有泰国华文文学作品传入中国，同时，也有大陆和台湾作家、学者组团相继访问泰国。国际性的华文文学活动不仅扩大了泰华文学的发展空间，而且拓展了泰华作家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理论水平。随着泰中两国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泰华文学重新走向复苏发展的坦途，并且其兴盛繁荣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由此，泰华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据泰华作家曾心统计，1980年后出版的泰华文学作品近400本，比之前50



余年出版的122本增了两倍多。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泰华文学语言日益丰富、规范，并从词汇、内涵、风格等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学交流活动触动了当代泰华文学思潮的涌动。

本文结合历史上各个时期华文文学的演变过程，阐述了华文文学小说的发展过程、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华文文学对泰国长篇小说的影响，并提出了自己对华文文学现象在促进泰中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写一些这样的总结性的文字，阐述自己论文的观点。

## 参考文献

- 赖伯疆，《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
- 马风，《潮汕文化丛谈》。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90。
- 马风，“也谈潮汕民性”，《韩山师专学报》，1期（1992年）页20。
- 马灿龙：《潮汕文化特点浅析》，《学习之友》，1990年第10期，页59。
- 司马攻：《明月水中来》，（泰国：八音出版社，1989），页12。
- 司马攻：《危机中的生机》，引自提交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之论文，页1。
- 司马攻：《这是一个梦外之集》，载司马攻著：《明月水中来》（泰国：八音出版社，1989）。
- 谭真：《历史的回顾——谈谈〈一个坤銮的故事〉与〈座山成之家〉的撰写经过》，《华文文学》，1989年2期，页82。
- 谢增泰：《热爱中华文化的洋人》，载《湄南河畔采风行》（曼谷：大众摄影广告有限公司，1986），页3。
- 姚宗伟：《拜好兄弟》，载《泰华散文集》（曼谷：泰华写作人协会，1989），页213。
- 杨万秀主编：《海外华侨华人概况》，（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页4。
- 转引自马风：《也谈潮汕民性》，《韩山师专学报》，1992年1期，页20。
- 谭真：《历史的回顾——谈谈〈一个坤銮的故事〉与〈座山成之家〉的撰写经过》，《华文文学》，1989年2期，页82。



# มองการหลอมรวมวัฒนธรรมพื้นบ้านไทยจีน จาก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 从泰华文学看中泰民俗文化的融合

เจิ้ง เยี่ยนเยี่ยน 郑燕燕\*\*

### บทคัดย่อ

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ไทยจีนคือมรดก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เกิดจากการผสมผสาน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สืบทอดต่อกันลงมาของลูกหลานพระเจ้าหงเฮียน ที่อพยพเข้ามาอยู่ในไทยบนพื้นที่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พื้นถิ่นไทย การผสมผสาน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ไทยจีนของสองชาติพันธุ์ได้ผลักดัน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อันดี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งสองประเทศ อีกทั้งเป็นสิ่งหลอมรวม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ทำให้เกิด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ไทย-จีนขึ้น งานวิจัยนี้เป็นงานวิจัยในมุมมองให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จากงานวิจัยของนักวิชาการท่านอื่น เพราะเป็นงานวิจัยที่มุ่งเน้นวิเคราะห์ศึกษา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ในแนวใหม่ รวมทั้งได้สอบค้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อันเกิดจากงาน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ขอ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ไทยจีนที่มีผลกระทบต่อสังคมและชีวิตความเป็นอยู่ของผู้คนทั้งสองชาติพันธุ์

บทความนี้วิเคราะห์และอภิปรายผลใน 3 ประเด็นด้วยกันคือ

1. วิเคราะห์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ไทย-จีนที่สะท้อนให้เห็นถึงการผสมผสาน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องถิ่นของชาวจีนไทย ซึ่งสะท้อนถึง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อันแนบแน่น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พื้นถิ่นไทย-จีนด้วย

2. วิเคราะห์ศึกษาพลนักเขียนจีนในไทยและผลงานที่มีต่อพฤติกรรมทางด้านขนบธรรมเนียม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องถิ่น

3. สรุปปัจจัยการผสมผสาน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ผลักดัน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คคีในสังคมนวมทั้งการ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บุคลิกและการยอมรับในอัตลักษณ์แบบไทยของนักเขียน รวมทั้งวิจารณ์เนื้อหาของเนื้อเรื่องใ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ที่มี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ของเรื่องราวไทย-จีน นอกจากนั้น ในงานวิจัยนี้ยังชี้ให้เห็นถึงการผสมผสาน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ต่างประเพณี อันนำไปสู่สังคมซึ่งนำสมัยและคุณค่า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 ประเพณีวัฒนธรรมคือสัญลักษณ์แห่งชาติพันธุ์ เป็นดอกไม้แห่งมวลมนุษยชาติ และเป็นมรดกอันล้ำค่าของจิตวิญญาณแห่งชาติพันธุ์ของแต่ละประเทศ อีกทั้งยังเป็นสายธารที่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ผลงานทา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อย่างไม่รู้จักเหือดแห้ง

**คำสำคัญ :** 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ไทย ประเพณีพื้นบ้าน ประเพณีจีน ประเพณีไทย การผสมผสาน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

\*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บัณฑิตวิทยาลั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รุ่นที่ 2



## 摘要

泰华文学是移居泰国的炎黄子孙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中泰两个民族的文化交融又是促进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和滋生泰华文学的催化剂。二十多年来，泰华文学以鲜明的本土色彩和独特的个性越来越受到世人注目。本文以全新的文学角度审视、考察民情风俗在泰华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

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分析：第一，分析泰华文学中有关反映中华民俗和本土民俗以及中泰民俗交融的文本，说明民情风俗与泰华文学的密切关系；第二，分析作家和作品人物对民俗文化的态度和选择；第三，阐述两种民俗文化交融促进社会和谐，讨论文学创作者改变文化身份及文化认同等问题，评析泰华文学作品丰富而广泛的内涵。同时，由于创作者有了民情风俗作为表达个人审美情感的载体，才使文学作品更有地方特色，更有血有肉，更引人入胜。本文还剖析了优良的民情风俗给国家和民众带来良好的社会风尚及经济价值。民俗文化是民族的标志，人类的花朵，也是各国各民族人民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更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关键词：** 泰华文学 民俗文化 中华民俗 泰族民俗 文化交融

# 第一章 泰华文学作品中泰中民俗之展示

## 第一节 中华民俗文化的传承

中国一年里有许多传统节日，春节数最隆重。此外，还有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节。节日是人类的一种群体性活动，它随着民族的迁移而流行异地。因为泰国早期的移民多来自中国的闽粤地区，所以，泰国华人的传统节日也则重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九皇斋节、冬节。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泰国华族民众中代代相承，不断充实、丰富和演变，形成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

即使这些参与者多数已加入本地国籍或是出生在本地的子孙，但对于民族祖先的虔敬之心，却一如既往，共同继承着民族的精神财富。这些民俗现象都印记在泰华文学作品中。如年腊梅的短篇小说集《湄南河畔的故事》、修人的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牡丹的《南风吹梦》、李虹、乃方等的《风雨耀华力》、陈竹的《三聘姑娘》等都记述了泰国华人在异国传承着中华民俗文化，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尽管泰国许多华人也享受着



西方科技带来的文明，但每当节日来临，尤其是春节，不论是商场、超市、华人公司、特别是唐人街耀华力，更是装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民以食为天”，饮食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饮食民俗，正是这种饮食文化的形象化表现。由于各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饮食习俗，这种饮食习俗随着各个民族的迁移而延伸世界各地。由于早期的泰国华侨大多数是中国的东南隅移民，因此，饮食上呈现潮、粤、客风味较多，这种饮食习俗也自然体现在泰华文学作品中。如陈博文的《博文杂记》、梦莉的《李伯走了》、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司马攻的《明月水中来》、卢永光的《细说村居饮茶事》等泰华文学作品，都记叙了泰国华族人仍保持着中华传统饮食习俗。

“婚姻，是关系到人类自身繁衍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而又最基本的文化活动。因为它不仅是接纳了新成员，更重要的还意味着家族的血缘由此可以得到延续，‘传宗接代’的风愿可以实现，家族的势力，得以扩大。”<sup>[1]</sup> (P. 227-228) 从古至今，尽管不同的朝代对婚姻的状态有着不同的解读与要求，但儒家思想提倡的婚姻礼仪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婚仪基

本模式，中华民族的这种婚姻形态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身居海外的游子，虽然生活中有许多习俗已入乡随俗，但在婚姻大事上还是沿袭着中华民俗的婚姻礼仪举行。即使是在当地出生的华裔也依然如此。如牡丹描写《南风吹梦》的主人公曾璇在处理婚姻大事、陈汀《三聘姑娘》的出嫁、庄萍的短篇小说《“拉”的母亲》、段立生的《海上丝路拾遗》等等都真实地记载了华人在海外传承中华民俗的一惯性，并以此作为延续故国民族体系和团结其他族人的纽带，即有利于自身的立足，也稳定了族人的亲情，而且还活跃了市场经济，同时也给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

## 第二节 泰族民俗文化的展现

泰国是东南亚颇具独特风情的国家，这其中虽融汇了历史陈迹和现代气息，但更重要的是这里保存了较完整的独特文化遗迹和民情风俗。在这里我们看到：梦幻般的庙宇、皇宫与现代化的超级商场、高架公路、豪华酒店共存；传统古老的泰式尖顶屋、高脚木房与充满现代化的民生消费品、家电设备，齐全的连锁购物商店同在。更使游客流连忘返的是在这种传统民俗熏陶下温文、真诚好客的民风所形成的泰国各地迥异，它的风情给各国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民俗选择。旅游者无论到泰国的东南西北，处处都有游玩、休

[1] 顾希佳. 礼仪与中国文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闲、参观、探秘、考古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她能成为“微笑国度”，连续7年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国、游客到泰国旅游“回头率”高得惊奇的真正原因。

泰国每年有许多重大的节令，其中许多是政府法定全国性的节日。如：元旦、万佛节、宋干节（泼水节）、春耕节、国际劳动节、现今九世王登基加冕纪念日、佛诞节、守夏节、王后诞辰纪念日（母亲节）、曼谷王朝五世王逝世纪念日、现今国王寿辰纪念日（国庆节、也称父亲节）、宪法日，除了这些法定的节假日外，还有一些属民间性质但也是全国性的传统盛会。如华人的春节、水灯节、竹炮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盛会，也是全泰国家喻户晓的节日。如起源于普吉岛的九皇斋节、素攀的大象节、清迈的花节、博他耶的宋干节。在这大大小小的节日中，最具民族特色和最吸引外国游客的要数宋干节、九皇斋节、水灯节。宋干节也是泰民族传统的“新年”，类似华人的春节。描写这一类节日的泰华文学作品也不少，如曾心的《泼水》、《放水灯三境》；司马攻的《还愿》；洪铁辉的《泰国的水灯节》等等，因为具象的事物能给文学赋予生命，这些本土民族传统节日，都译释着一种安祥、美好、友爱、感恩的人文气息。所以，书写当地民情风俗的作品在泰华文学中层出不穷，就描写水灯节而言，热衷这一题材的又何止以上三位！

泰国有句俗语：“食在曼谷”，此话一点不假。在曼谷首都人们不仅可以吃到地道的各式传统泰国菜，还能吃到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德国、意大利、印尼等十九个国家的佳肴。在饮食习惯上，泰国人的主食还是以大米为主，但东北部人较习惯吃糯米。由于长期以来受到中国和印度饮食的影响，特别是近代又受到西方饮食文化的影响，因此，泰国菜已形成了多样化，多种口味，而泰国菜的基本特色是以辛辣酸香为主，所以炸、炒、烧、烤、煎、蒸等制作方法都有。这些本土饮食风味，同样飘洒在许多泰华文学作品中。如若萍的《泰国好》、杨玲的《也说泰国好》等等。

婚姻形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婚姻礼仪也因各民族居住的环境、民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而形成不同要求。在泰族人的婚礼中，他们要举行戴双喜纱圈、洒水、拜祖宗神灵、铺床、守新房和入洞房等仪式。

泰族人的丧礼比华族人简单，因此被许多华族人接受。在现实生活中，两个民族的葬礼已相互兼并，泰国的皇族和富有人家在办丧事仪式上吸收了华族的举行功德法会，普通华族民众在举办丧事时又接纳了泰族仪式在寺里举行，请和尚念经，在亲友送别后就地火化。





### 第三节 中泰民俗文化的交融与比较

“在社会生活的世代交替中，民俗作为一种传承文化不断被后代复制，由此保持着社会的连续性。”“民俗不仅统一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维系着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里。”<sup>[2]</sup> (P.30)

由于早期移居泰国的华人，多是破产农民，当他只身或是群体离乡背井侨居他乡异国时，希望通过敬拜故乡的神灵，以保佑他们在新的国土上安居创业，帮助他们逢凶化吉，以此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所以，他们除了把故乡整套的风俗习惯移到泰国，也以集资等方式，建起公共的寺庙。

泰国的中式寺庙，不管是佛教的寺院、道教的道观或是诸神崇拜的神祠，都毫不例外地打上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印记。由于这些寺庙是建在异国他乡的特殊环境中，所以就有这样的现象，即中式寺庙及它所代表的中国文化都免不了跟当地的本土文化进行文化交融，造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正因为有了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民俗交流与融合，华人才能源源不断地在泰国落脚、生根，各式各样的寺庙也相继得以建立。据泰国宗教厅的统计，仅曼谷市中式寺庙就有129座。这些寺庙在华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主要体现

在：1、中式寺庙是华人的精神支柱；2、中式寺庙是华人举行宗教活动的公众场所；3、中式寺庙是华人进行社交活动的纽带；4、中式寺庙是华人济贫救灾的慈善机构。

本土泰族人，他们大多数信奉佛教，虽然佛教起源于印度，但时至今日，印度人对于佛教的信仰程度却比不上泰国人了。根据泰国宗教厅资料，全泰国共有23,700所佛寺，寺庙之多势必僧人也多，据佛教事务部统计，至2001年已有僧人50多万人，其中寺童有十多万。

中式寺庙和泰式寺庙各有不同的供奉方式和活动内容。华族人信奉的是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大乘佛教，泰族人信奉的是小乘佛教，它们在寺庙建筑外观上也有所不同。泰国信仰佛教的家庭通常在家设有佛坛，各家主妇早晚必点烛、烧香和献花，以祈求吉祥降福。而华族人却喜欢在家设地主爷（土地神）、观世音，心诚者也每天以茶水、香烛敬拜，同样祈祷平安纳福。虽然在敬拜的佛像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彼此对佛、神的敬意都是出于自发和虔诚，他们在祈求神佛保佑的同时，也修正自身言行中的不善，以佛心自律、相互尊重、相互帮助、构成了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一片乐土，孕育、陶冶着一代又一代的泰族人、华族人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人们安分守己、信奉轮回报

[2]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应、追尚乐施积德。也许，这正是不同经济地位、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族流派的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和平共处安居乐业的原因吧。

泰国民众热情、温和有礼貌的性格早已闻名于世。凡来过泰国的人，大都感受过泰国人民热情友善、好客有礼的招待。易知足不强求、生性乐观是他们的一大特点。尽管泰族人看来很腼腆，但实际上他们很容易与陌生人融洽相处，而且总是面带笑容，故有“微笑国度”之称。他们的礼仪更让人感到温馨和倍受尊重，正如见面或告别时的合掌躬首相互向对方致礼。寺庙是泰国人公认的神圣之地，凡进入寺庙的人必须衣着整洁端庄，不可穿短裤或迷你裙，袒胸露背装。进入佛殿、回教寺或是私人住宅时，必须先脱下鞋子，不可踏门槛等都是泰族民众最基本的生活礼仪。

在衣着上，泰国地处热带，不论男女都喜欢剪短发，传统的衣着也较朴素保守，特别是北部的民族服装。许多平民妇女都喜欢穿纱笼，上身穿圆领无袖衫，男人喜欢围水布，半裸上身。上流社会女士则带胸，《一个坤鉴的故事》、《三聘姑娘》等都有许多描写泰族人和华族人不同的衣着特点，也有不少是中泰衣着合璧。在泰国出生的华裔，他们不仅熟悉泰民俗的风俗习惯，同时也传承着中华民俗的礼仪。如《南风吹梦》、泰译中短篇小

说《两条河流》。由于泰民族也是一个信仰佛教、崇尚敬神、注重伦理道德的民族，他们温良重礼、仁爱待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加上中泰两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交往，两国人民早已通婚融为一体。因此两族人民在衣食礼仪等风俗上早已参透融合，中华民族的许多风俗习惯不仅在泰国各地流行，甚至影响到泰国皇室庆祝生日、丧事功德、剃头守孝、春节斋僧。在泰华文学和其他文献中，有许许多多描写和记述中泰两个民族民俗各异、并存、相互吸收融合的人和事，这是泰国现实生活的缩影，也是两国人民友好发展的基础。正是这些民情风俗，让中泰两族人民更进一步加深理解，增进友谊，同时也让泰国的民情风俗变得更加绚丽多彩，更充满魅力，更吸引世人。

“民俗信仰是一种古老的信仰。但至今还在许多地区存在着，涉及领域之广，植根社会生活之深，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sup>[3] (P. 206)</sup>

生活在泰国的华族人，在泰国境内建造了无数的神坛庙宇，就像泰族人以佛寺为中心一样，华族人以这些宗教信仰营生的寺庙、祠堂、会馆、慈善机构为中心，形成了极大的凝聚力，这股凝聚力除了方便他们在祭拜祖先神灵得到心灵安慰外，在现实生活和事业的发展方面也带来无限的益处，它不仅能平衡种族人的势力较

[3]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北京: 上海文艺出版社



量，也帮助人们拓开经营渠道，特别是应对天灾人祸。如曼谷的报德善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缘于移民宗教信仰的一个庙宇式善堂，由于肩负起帮助华人意外伤亡的善后工作而备受朝野支持、赞扬。随着服务社会的工作面不断扩展而越来越得到全泰国各阶层民众的拥护、崇拜。现在已发展为国际上知名的大慈善机构，现在的报德善堂辖下已“拥有一家现代化的全科医院，一所综合性大学，一支常年流动义务医疗队，一个分堂和一座万人公墓。其慈善事业，涵盖生老病死相关事宜，对象不分国籍、种族、信仰、地域。常年固定福利支出，按一九九四~一九九六年的统计，约折合美金二千余万元。经济来源靠‘劝捐集资’、‘专项基金’、善信和民众的自动捐助’三种模式筹集，所发挥的作用在政府民政部门之上。”<sup>[4]</sup> (P.9-10) 这就是宗教信仰凝聚力给社会带来的功效，它与泰族人的佛寺功效一样，是泰国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精神支柱和活动场所。

## 第二章

### 作家与作品人物对民俗的选择

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因为只是侨居国中的一个少数民族，因此，每当你与泰族人或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交谈时，你首先要面对的是一个种族划分问题，也即是通常人见面时会问到的：“你是哪国人？”

这种对身份的询问，判断，让对方确定该怎样与你进一步接触以及交谈内容，这是在国外人与人交往中很普遍、很自然的现象。人们借助这种身份的判断，和约定俗成的现象，可以分辨出亲戚、老乡、朋友，以致哪一国人。所以这种有意识与无意识的身份归类，实际上给海外华人在意识上带来一种中国身份的正负面价值判断，也给他们带来某种潜意识上身为中国人的骄傲与焦虑。文学作品便是这种文化身份认同感在文学形态上的最好见证。

## 第一节

### 民情风俗浸染下的作家创作

泰国是一个佛国，宗教色彩很浓厚。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上庙宇进香许愿，向僧侣依例布施都是极平常之事，僧侣、教徒、民性心闲气静，安祥的佛教文明同样影响着移居在这个国度的广大华族民众。这些宗教信仰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情感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意识，这种意识让泰华作家对固有的本民族习俗与居住地的民情风俗都形成了新的判断与选择。这些新的文化元素和选择倾向势必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从而使他们的作品也染上了佛国的宗教意识与色彩。如：司马攻的《静巷》、《心壶》；陈博文的《蛇恋》、《金孩儿》、《阴阳赌局》；曾心的《佛缘》、《一坛老菜脯》；

[4] 周新心. 泰华文学创作倾向刍议——兼谈其断层危机[J]. 泰华文学（总第二十二期），泰华文学出版社，2008.



金沙的《玉魂》、《诗魂》、《水墨人生》；刘助桥的《路灯》、《沙美岛的梳子》、《传家宝》；白翎的《哦！我的金丝雀》；蓝翎的《放龟》；今石的《灵蛇》；璞新的《添汶》；郑若瑟的《喷火的眼神》；陈忠奇的《犬肆》等等，作者都从不同角度细心观察生活的表象，追溯根源，分析民俗背后显现的人性光辉和佛教轮回报应理念。朝夕的耳闻目睹、切身体会，当地的行为规范、伦理道德、认知方式以及思维模式也影响或改变了固有的处世哲学和思维方式，从而树立新的价值观。作者们以肯定的态度，积极地投身到这种异域的民俗活动中，并自觉地善用手中之笔，以主人翁的姿态，宣扬和赞赏这种民情风俗。再如叶树勳的短篇小说《红粉忠魂》、司马攻的小小说《演员》、刘助桥的散文《泰国雷锋》、曾心的散文《一坛老菜脯》、微型小说《三愣》等等。无论是《红粉忠魂》的安卡娜、《演员》中的史得扬、《泰国雷锋》中的的士司机和不认识的泰国人、还是《一坛老菜脯》中的中医生——“我”，包括《三愣》中的张亚中，作者在作品里塑造的都是一群在佛光普照下，在浓郁民俗氛围熏陶下成长的有血有肉、行为朴实却又令人敬佩、而且恰似生活在我们周边的动人形象，尤其是当今物质横流，金钱至上的年代，这种风尚是那么难得、那么让人欣慰。泰华作者选择这阵阵暖人心扉的民情风俗锁在文学史上，让这些有利于净化人们心灵，使人自觉向善的民情风俗永远留传于世。

## 第二节 与民俗文化融合的人物形象

文学作品是人们把自己的情绪，情感投入意识中的各种表象、意象，运用文学语言描述或传达那些经过主观审美情感孕育的表象和意象，并将此创造出来的审美心智活动去感染、影响、满足自己和人类的精神需求。同时，它又是人性的轨迹、灵魂的结晶，时代的烙印。泰华文学是侨居泰国的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因，植根于泰国现实生活土壤，揉合泰国文化元素所表达的一种泰国华侨华人的思想感情，生存状态和生命轨迹。

定居在泰国的华侨华人，尽管他们对祖国依然梦绕魂牵，但他们也深深地爱着给予他们安逸生活的居住国。由于泰族人民的温和、宽容给外来的华族人有了宽敞的发展空间，而华族民众也始终不忘：“入乡随俗”。因此两个民族互相尊重、相亲相爱、和谐共进、其乐融融。泰国的本土民俗文化也被华族民众逐渐喜欢和接纳。梦莉的散文《客厅的转变》正是华族人认同本土文化的一个缩影。作品中“我”随着客厅的转变而转变，对那间中泰式结合的客厅由“很不顺眼”到“习惯了”。正是两种民俗的碰撞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华族人不仅调整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视角，也学会了欣赏他族民俗文化，并在两种民俗文化参照中更充分地认识自身的民俗价值，同时也在



民俗活动中感受到幸福和快乐，从乐趣中摄取精神寄托和启示，使感情得到升华。曾心的散文《放水灯三境》就是一个好例子。作品中的“我”在参与本地民俗的放水灯活动后，悟到了更深的生命哲理，悟出了“自我不仅是宇宙的一部分，而是宇宙的全体”，因此，就得消除自身的内与外、有与无、迷与悟、生与死、妄与真的界限，由小我扩展成大我，由大我提升到无我。这些作品人物对泰民俗活动选择参与的鲜明态度，并在活动中得到感悟，提升了思想境界，是作品人物对泰族民俗文化的高度认同，也是作者对民俗文化的充分肯定。

### 第三章 民俗文化交融的价值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和社会群体都拥有自己的民俗文化。所谓民俗，就是存在于这个民族和人群中共同的生活方式体系，包括共同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共同的观念和习俗以及表达方式等等。中华民族与本土泰族原本都各有其本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为了谋求各自的生存与发展；两个民族在融合过程中采取有所压抑又有所接纳和互相学习的方式，取得了中泰两族人民长期友好和睦相处的良性循环状态。泰族人以宽大的胸怀接纳了前来经商或避难的远方客人；华族人又以感恩和“入乡随俗”的心态，回报与随俗地融入当地社会，彼此之间都保留着各自

民族祖先遗留的传统风俗，也接纳对方的民俗文化，并在两种民俗文化交融中更新民俗内容。两个民族彼此尊重、理解，营造出一个和谐共进的繁荣社会。也促使泰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加快在工业、商业、金融、电信、交通、运输业、旅游服务业等方面同时发展，并逐渐扩大出口创汇。

#### 第一节

### 民俗融合改变作家的身份与视觉

早期的泰华文学作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童年的往事、故乡的人物风景，穿越时空，一直是他们笔下关注的焦点。作者从过去的形象捕捉中，通过意象的隧道，与自己的过去对话，与自己的祖先对话。在对话中，作者关照到自己内在的自我之源，延续了自我与民族之间的深刻联结。如林牧说的“最难以忘怀的，是老祖母慈祥的笑容，以及那千变万化的奇特美丽的故乡的云。”<sup>[5]</sup> (P.186) 因此，他们总是把满怀的情感铸进沉甸甸的方块字，书写着他们历尽世故苍变、人生艰辛、和那份浓浓的故乡情与复杂的心绪、及思念亲友的游子之心。

随着中泰两个民族民俗的交流与通婚，两个民族在民俗活动中的不断渗透、理解和融和，以及华侨华人在经济和政界上的成功与进展，华人地位的提升，作者

[5] 林牧. 故乡的云[J]. 泰华散文集（泰华作协丛书之二）. 泰华作协出版，1989.



的视野和视觉角度也转变了，作品取材上也有新的蜕变，以前那种描写寄人篱下与怀念家乡为主题的“叶落归根”思想，已转向描写当地泰国现实生活为主的“落地生根”内容了。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反映了华族人从客居他乡到融入居住国的社会历史变迁，也反映了侨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巨大转变。身份的转变导致心态也改变，心态的改变又促使审美意识更新。更新后的泰华文学作品主旋律不再是哀伤和思乡，而是作者以主人翁的姿态评述社会上的见闻以及自己的感想，他们直书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对生命、对命运的感悟与人生应有的价值取向，他们揭露社会歪风，针砭时弊，毫不留情地讽刺华人社会丧失道德的现象。赞美泰国的大好河山，赞美纯朴的民情风俗，歌颂人性光辉，也将历来文人少涉及的生意经搬进泰华文学。如苏醒的《进宅大吉》、陈博文的《泰国山河》（文集）、《泰国风采》（文集）、蔡加茂的《游淡浮院》、老羊的《守时动员会开幕礼》等等。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泰华文学已走出阴影，以灿烂充满阳光的面貌展示在世人的面前。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泰国出现的第三次“移民潮”后，泰华文学在作品的数量与内容上又有一次新的飞跃，创作者以一种历史跨度、人类文化视角去审视泰华社会的现实生活，即从一种历史时空、地域环境、传统

民俗去揭示人们生存的状况和人生世相，从中探视民族心灵发展史的奥秘和民情风俗给现实社会带来的意义。

## 第二节 民俗文化价值的体现

在许多泰华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泰华文学作者是生活在一个由中泰两种民俗文化相互包容、相互参照、相互融合的和谐氛围中。因此，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构成了泰华文学独特的个性和特色，这种个性和特色不仅反映在作品的题材内容上，也反映在其语言特色上，这种文学个性和地方特色使泰华文学有别于母体文学，也有别于其他国度的文学。正因为有了这种民俗特色，才有了地域的特征；正因为有了这种民俗特色，才促成中华民族与泰族人民酿出兄弟般的情谊；正因为有了这种民俗特色，才规范了两族人民的道德心理和礼仪行为；正因为有了这种民俗特色，才促进了两国关系的长期友好稳定发展。在众多的泰华文学中，地方特色、宗教信仰、民族情操、服饰礼仪、饮食居住、节庆娱乐、婚事丧礼、生产模式等民情风俗都构成了泰华文学的文学特色。如曾心的《心随那钟声》、《放水灯三境》、《大自然的儿子》、司马攻的《故乡的石狮子》、《明月水中来》、梦莉的《在月光下砌座小塔》、白翎的《哦！我的金丝雀》、林太深的《剃度》等。他们借泰国的风光美景、两族的民情风俗、社会的人生百态抒发自己的赤子之



情、公民意识、以及对“人格的自我提炼、自我突破和自我净化。”

民情风俗经过作家创作技巧的雕琢，成为一篇篇色彩鲜明、形象生动、语言优美的佳作。假如没有《心随那钟声》里的钟、《故乡的石狮子》里的石狮子、《在月光下砌座小塔》里的小塔、《明月水中来》里的茶壶、《放水灯三镜》里的水灯、《哦！我的金丝雀》里的金丝雀、《大自然的儿子》里老人的唐山民俗活法和《剃度》里的泰民俗剃度作为载体，这些文学作品的色彩就没那么丰富，趣味也没那么浓。而这钟、石狮子、小塔、茶壶、水灯、金丝雀、都是民俗活动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承载物，因此，笔者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从民俗的表象美去琢出深层的美，这种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它能净化人的灵魂；滋养人的希望；调解人的心情；化解人类干戈；融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民俗在文学作品中既像花、又似叶；它如黄山的迎客松；又似高山下的清泉；它像雨后的彩虹；又似天边的云霞。文学作品正因为有了各地不同的民情风俗之描写，才能丰富多彩，生动有趣。这就是民情风俗给文学带来的价值，这价值不仅仅在文学上，许多文学记载的民情风俗都具有历史价值。例如梦莉的中秋烧塔，古代是中原的习俗，后随汉人迁移流行于潮汕地区，上世纪末潮汕地区这类活动也少了，而中原和潮汕地区都不见了民俗，却记载在泰华文学作品中。

### 第三节 民俗文化与民族融合

中泰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起于中国汉代后，到了现代，特别是1981年泰国拍贴公主殿下拉开《踏访龙的国土》序幕后，二十九年来她30次访问中国，回国后，她每次都把在中国的见闻日记编印出书，向泰国人民介绍中国。她的作为有力地促进了两国政府密切来往和全面合作。2001年起，泰国朱拉蓬公主殿下又亲自倡导、由中泰两国政府确定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中泰一家亲》音乐歌舞，先后4届在曼谷、北京等地演出，朱拉蓬公主殿下还亲自上台以中国民族乐器古筝演奏了《彩云追月》、《春到拉萨》、《泰族曲》、《中泰一家亲》等中泰古筝名曲，以两国民族乐器、乐曲、歌舞更直接地加深两国人民的深切了解和友谊。

在泰国唐人街具有强烈中华民俗特色的‘崇圣牌楼’也印证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已融入了泰国的民俗文化之中，成为泰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华侨、华人能在泰国安居乐业，全凭沐浴着浩荡的皇恩和华人的刻苦创业为繁荣泰国作出的贡献，以及两个民族民情风俗的交融。在这些都有信仰与民俗规范下的臣民，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都有一种宽容、公德心和互助精神、不侵害别人利益成为每个人应有的品德。在这里“积德行善”、“恶有恶报”的佛教理念深深地影响着泰国人的行为准则，因此，



泰人对佛的虔诚崇拜潜移默化地对人的尊重，将佛道教化人们多行善事融通在处事做人之上，并衍生了一个互相敬重互相礼让的和睦人际关系，同时也净化了社会环境提升了公共道德风尚。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在这里都能安逸自在地生活在一起，构成一个和谐、轻松、自由的生态环境。陈焕生的《佛国感思》、顾时弘的《泰国印象》、倪长游的《富正义感的善心人》、谢钦赐的《雨水无情、人间有爱》、《爱在公园里》等都把这优良的民情风俗刻进文学作品中。

各个民族水乳交融的民情风俗不仅给泰国的社会风尚、治安、人情世态带来正面向善的益处，也给国家的经济带来可观的收入。例如一年一度的“九皇斋”盛会，原为福建先民纪念中国明代九皇子爱民胜己所举办的祭拜活动。结果这种中华民俗活动随先民在普吉岛扎根后，经过不断演变、相沿成俗、渐渐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内容也发生了质的转化，由于吃素食有利于健康，因此，在泰国各地引发了越来越多人投入“九皇斋”节吃斋的活动行列。据2008年泰国商业大学民调估计，参与吃斋的民众达600万人，“九皇斋”节的活动已牵动了政府内贸厅、卫生厅和旅游局的重视。因为每年都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前来参加活动。2008年从各国涌入普吉岛的游客为当地带来五亿铢的旅游收入。泰国商业大学商业意见调查委员会作出统计，在近十

天的“九皇斋”期间，斋食品的销售额达250亿铢。

民俗活动除了给人民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外，也给民族团结带来帮助，同时在繁荣经济方面也给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效益。例如今年的春节，泰国旅游局在全泰国10个府（省）举行长达两周的庆祝活动。各民族民俗的融合，给社会、民族、人民带来商机和益处，是我们不能低估的。目前在世界各地，民情风俗这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活动，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保护。民情风俗是民族的标志、人类的花朵，也是各国各民族人民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更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 结 论

随着中国学术界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泰华文学以它鲜明的个性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吸引了研究者的眼眸。研究者从文学的形态、个性、特征、文化寻根、文化意蕴、文体形式、个人风格、语言特色和社会背景去论及泰华文学，从未有人专题研究过民俗文化与泰华文学的关系。笔者认为，写作能力和个人风格在文学创作中固然重要，但真正构成泰华文学有鲜明个性和特色的是泰国特有的中泰民俗文化的融合。因为，每个作者都生活在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的佛国里，固有的中华民族习俗与佛国的风土民情熏陶是构





成创作者新的审美心智和审美方式、思维判断、价值取向和文学趣味的重要原因。因此，本论文的研究有别于其他研究者所注视的方向，以全新的视觉角度，审视、考察民情风俗在泰华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独特的民俗文化融合给文学创作

和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这个研究，不仅让世人明确优良的民情风俗在社会和谐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提醒文学创作者珍惜身边融合后的民情风俗，更加重视挖掘民俗文化中的精华，让各地的文学创作带着地方色彩走向世界。

### 参考文献

- [1] 《收获的季节——泰华文选》第二集. 曼谷：泰国世界日报社，1995.
- [2] 《泰华散文集》（泰华作协丛书之二）. 泰华写作人协会出版，1989.
- [3] 《泰华文学》（第三期至第五十三期）[M].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1999. 11-2010. 3.
- [4] 顾希佳. 《礼仪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
- [5] 饶芃子.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2.
- [6]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7.
- [7] 周宪、包兆会. 《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